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九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隸續補

今世所傳洪氏隸續非完書故秀水朱檢討嘗欲依婁氏漢隸字原目次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者補之方綱竊取斯意凡補洪跋八條而洪氏所爲旁喜篇併附考釋於後

補第四卷首

武君闕銘

韓勑孔林別碑兩側題名

功曹史殘畫像

雝邱令殘畫像

成王周公畫像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

潁陽令宋君殘碑

已上婁氏目弟二百八至第二百十四凡補七

題

韓勑孔林別碑兩側題名

兩題名廣不及尺長如其碑蓋是刻於兩傍者趙氏

錄韓君後碑亦有陰豈即此邪或別有之也大中祥

符年遣翰林待詔尹熙古書士十二賢贊贊有鐫記在其上又有知縣廟事孔子四十四代孫景同誌之文知此在孔林而爲韓碑題名軟然矣石之一有唐人李肱及慶歷中辛苦窬題識歲□皆刻於漢字之上使古□□□□侵蝕吁可惜哉

雒邛令殘畫像

雒邛令殘畫像其標題皆已磨滅獨存泰山爲雒邛令一桶六字所謂太山者疑是辨其所終之官其書法亦猶朱浮碑云府君作令時之比此畫形制甚有□朱君者但作一㫄行則與之不類又人馬之形貌

亦不類儶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焉其御也惟弟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雍耶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後有一車惟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缺矣此刻及朱浮畫乃是寫其平生車騎之容納之幽窆者亦塗車芻靈之意後世神祠佛剎中圖畫於廊廡間有此類者

成王周公畫像

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惟成王周

公二柄不浸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裒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于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名公漢碑有龍鬲者隨其文而觀之則先龍而後鬲葢以碑之所向爲左右也立於二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碑所列諸臣翼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雖邱令及此圖皆洛陽朱敦孺希眞所藏者朱云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武帝嘗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此畫之意艮未喻也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

此條隸續原文具存錯簡在卷第十三之四頁內宜移補於此處庚申造以上乃闕上所刻字東都冢墓以下則洪氏之文

曲阜桂君馥曰馥按第十三卷路君二闕凡二跋其後跋末云東部說在前卷則此條非第十三卷之文明矣蓋第四卷所載者有闕而無畫像至第十三卷則皆畫像也猶之碑式一卷皆已說之碑而又說其式非重出也字源亦再見者依洪氏次第也郭旻碑重出於十九卷洪氏跋語在前卷亦此例尔

頻陽令宋君殘碑

漢故頻陽令宋君表其篆額兩行獨不殘缺碑十行行有七字惟聖賢之胄右闡休聲朝廷咨謀來歸靈宇數句成文趙氏所藏者亦是殘碑恐不至如斯之鮮也額之左有令丞簿尉五人題名乃本朝官制其右有文云後漢頻陽令宋君碑記其辭云宋君漢良宰也鄉人立人餘亦缺矣

巳上第四卷凡補跋五條据陳思寶刻叢編補者四從本書後卷移補者一

補第十三卷內

孝子董黯闕

孝子董潚闕其中刻一禽頗大兩旁各一獸銜環佩之屬甚類處士金恭闕禽之下橫書七字云孝子㽅鄉宜利里董䋏亦與金恭闕相類禽之右有一行云永寧二年三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掾李純有秩張成其間數字難辦此闕先書年月朔日又有掾史姓名與墓門之闕不同必董君孝行著聞官爲甄表而立此闕二獸不見下體恐所刊文辭或在其下

已上弟十三卷内䟦一條据陳思寶刻叢編補

補弟十五卷内

馮君開道碑

馮君開道碑威宗和平元年刻凡六十九字紀其披山開道人民歡悅之利末有曹史孔固三人題名

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

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銘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數行僅存最上一字獨醇字瞭然可識前一行者其右從月又前一行彷彿是君字蔡中郎爲仲弓作三碑其弟二碑有含光醇德之句前有徵士陳君但相去差遠中間無從月者疑此非中郎所作趙氏有仲弓殘碑以校集本凡改定數字豈即此碑乎

已上第十五卷内攷二條据陳思寶刻叢編補

備考弟二十一卷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

青羊鏡銘

楊君殘碑

開通裒斜道碑

江州夷邑長盧豐碑

酒泉題名

巳上六題是婁氏目弟三百四之弟三百九未知洪氏弟二十一卷所續果即此否今所傳隸續弟二十一卷王記史武當趙會欽元諸人題

名凡四䈎不知何碑驗其人名內多有南鄉人
恐即是司馬整碑陰也或謂晉碑未必收於隸
續然晉㟲槃銘晉鄭烈碑洪氏亦皆已收之矣
惟開通褒斜道碑紹熙甲寅所得光宗即位之
五年也洪文惠卒於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此
碑之出則在其後十年則似是婁氏所增者故
姑錄於此題曰備考以示不敢逕補云
曲阜桂未谷馥曰竹垞朱氏疑末二卷爲隸韻
隸圖寻攷之漢隸字原敘隸韻未及成書景伯
隸圖跋云右隸圖中卷則是尚有上下兩卷而

趙希弁讀書附志載隸韻七卷知朱說之未允

矣

朱谷又曰竹垞朱氏跋陳思寶刻叢編言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發疑一字衍蓋二十卷也隸續二十一卷碑目凡六種陳書無之二十卷碑目凡十三種陳載其九如斥彰長田君碑宗俱碑碑陰侍中楊文父神道比干墓四字右侍無名人墓闕貞女羅鳳墓闕种氏石虎刻字延年益壽郭字尉府壺𤬪甎文是也凡陳所有若此本俱有獨堵陽長劉子

山碑不見於陳書故此本亦闕然則此卷非隸續全文乃朱氏取陳書補綴者又曰陳氏所載亦非隸續全文唐禹廟頌可證此卷跋語多簡短亦非全文乃陳氏節錄者朱氏應注明某條据陳書補耳方綱按朱谷以今所行隸續第二十一卷爲朱檢討所補者此說非也隸續第二十卷劉子山碑闕其後半宗俱碑陰闕其前半自是原寫本如此非出朱氏所補朱氏所云欲取陳氏實刻叢編所有以補隸續者雖有此語却未就業也若果朱氏已補豈有前弟四卷韓勑

孔林別碑諸跋俱未補入而專補後卷者乎未谷誤讀朱氏跋中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一語耳所謂補二十一卷之闕者蓋合隸續全帙統計之而謂欲補之耳非專指其第二十一卷也未谷於此書用功甚勤且欲補正重定一目恐見其書者誤以此第二十卷爲出朱竹垞之手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以不辨

宋洪氏急就章注

[illegible]　袁良碑

[illegible]　孫叔敖碑　隸辨失載

悠　司馬季德碑　字源失載

悠　郙閣碑

猷　劉寬碑　字源隸辨皆失載

齋　楊厥碑　即建和二年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

繼

湏喜悠悠猷齋繼　洪氏原注出袁良孫叔敖司馬君鄭固劉寬楊厥碑一字有數出處不再見

滂喜悠悠獨無繼

隸　繁陽令碑　字源隸辨皆失載

遷　無極山碑

乖　張納碑

離　孔耽碑

号　袁逢碑　即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

宋　戚伯著碑　隸辨失載

世　富春丞張君碑　字源失載

隸癃乖離号宋世　原注出縈陽令無極山張納孔耽袁逢戚伯著富春丞碑

隸法乖離昉中世

駁　周憬碑

奥　楊著碑

爭　韓勑碑

耕　孔耽神祠碑

縣　繁陽令楊君碑

婁　戚伯著碑

書　樊毅碑　即樊毅脩華嶽碑　字源轉辨皆失載

騁戞爭新縣婁書　原注出尉愼楊著韓勑孔耽

繁陽令戚伯著樊毅碑

騁異爭新堅筆意

斷　楊厥碑

擾　孟郁碑　即永康元年脩堯廟碑集古錄作堯祠祈雨碑

圖　靈臺碑　此據跋晉本也隸續作孔耽碑

奉定刊本作圖靈臺孔耽自應兩存

轄　元賓碑　即延熹二年議郎元賓碑

載 魯峻碑

盍 祝睦碑

㡯 平輿令碑 延熹六年平輿令薛君碑在隸續第一卷字源隸辨皆失載

斷摋𡨥籍載盍㡯 原注出楊厥孟郁孔耽元賓魯峻祝睦平輿令碑[illegible]

斷隸圖籍載一二

秖 費汎碑

義 老子銘

㔷 清河相碑 婁機字源云此字𠂆上從西類之推論較小說皮継側配馬成以世俗為非張守節亦謂是訛字而今經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一說定也○按此條詳見後隸辨失載

娠華辰　原注出費汎老子隋衍相碑

氏羲農

邦　鄭固碑　碩藹吉隸辨云按从丰之字碑或从羊如夆爲夆之類是也

堯　帝堯碑

禹　孔廟碑　字源失載隸辨載孔宙碑陰字與此合

鄯堯禹　原注出鄭固帝堯孔宙碑

邦堯禹

縱　孔宙碑

眷　孔謙碑

龜　楊著碑

綵巻蘗 [illegible] 注出孔宙孔謙楊著碑

終春秋

陳 楊震碑 按此字在楊震碑陰隸辨附載楊統碑陰條下字源失載

郡 孔宙碑

魯 袁良碑 隸辨失載

陳郡魯 原注出楊震孔宙袁良碑

陳郡魯

姿 潘乾碑 按此即校官碑隸釋云刻者其刀

暴 孔宙碑 按此字在孔宙碑陰隸辨失載

辯 郭仲奇碑

戔暴彝　原注出潘乾孔宙郭仲奇碑

剗纂罽

孔耽碑　字源彝辨皆失載

龠朝楙

魯峻碑

袁良碑　彝辨失載

龠朝楙　原注出孔耽魯峻袁良碑

畢

擒霸楚

劉脩碑　按字源彝辨皆不載此字隸釋載劉脩碑內亦無此字疑舊本作畢下注劉同今姑仍其原注作劉脩碑以俟詳考

字

孔耽碑

迻　靈臺碑

碁字迻　原作出劉脩孔耽靈臺碑

基字恢

啓　逢童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對　周憬碑陰

此　祝睦後碑

啓劉昨　原作出逢童周憬祝睦碑

啟劉祚

罕　花鎮碑　隸辨顧藹吉按顏氏家訓卑分譯外世俗書也

蹷　劉寬碑　隸辨顧藹吉按碑訛疑爲夔說文夔神䰠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

而六彤桀迫切要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如切菜韻夒與猱同此碑與祭陽令楊君碑據上尊號碑皆人之名以無以貪獸爲名者故知其譌爲夔耳五葉逸俗作夒亦即夒字也从頁之字變隸作頁如夒爲憂之類夒从頁故亦作頁省夊已字變夊爲攴耳夒夒莫辨相仍積習有所自來

真

鄭令碑　按鄭令碑即元和四年鄭令景君闕碑集古錄作景君石槨銘

皋夒𢧐　原注幽苑鎮劉寬鄭令碑

皋夒棄

蒸

楊厥碑

鄉

張壽碑

聚　孫叔敖碑

黽陁聚　原注出楊震張壽孫叔敖碑

朝弼聚

𣧑　逢童碑　在逢盛碑陰頭藹吉曰趙氏謂氏族書無𣧑姓或是借爲解字未可知也

葉　峚山亭碑　隸辨失載

曹　北海相碑　按北海相景君碑無此字恐是槃桓之誤

𣧑葉曹　原注出逢童峚山亭北海相碑

𦨭葉曹

呂　王郁碑

孟　孟郁碑

禮 宗俱碑

呂孟禮 原注上二字出孟郁下宗俱碑

呂孟祖

談薈本異今附列於後

衮 王純碑 隸辨碩謌吉日隸釋衮即兖字按廣韻衮同裕碑蓋誤用非即兖字也

孟 景謌者碑 此字在景謌者碑陰

呂 孟郁碑

衮孟呂 原注出王純景謌者孟郁碑

兖孟呂

按以上二句兩本並錄于此近日所刻漢隸分韻

本與談薈本同

隶　帝堯碑

典　祝睦碑

禮　孔龢碑

隶箴禮　原注出帝堯祝睦孔龢碑

隶典禮

盃　孔耽碑

津　樊敏碑

瘦　孟郁碑　隸釋云此碑凡疒之類多从丬婁氏字源云廬江廬門凡从广之字多作丬

畨律度　原注出孔耽樊敏孟郁碑

番律度　魯峻碑

偄術

孟郁碑　隸辨曰碑云歌術功稱以術爲述然洪氏隸續於此碑後巳注曰歌術爲歌述

顥

鄭仲奇碑

偄術顥　原注出魯峻孟郁鄭仲奇碑

儒術顯

尉褖

綏民校尉碑

度尚碑

屢

李翕碑　此李翕碑謂建寧四年西狹頌

尉隸屢　原注出綏民校尉度尚李翕碑

爵禄屢

尉

熊君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右尉字出熊君碑据玉芝堂談薈所載一本附錄於此

風

夏承碑　隸辨曰郭忠恕汗簡風碧落文作凬

郭仲奇碑

雲

衡方碑

扇

露

李翕碑　此李翕碑謂黽池五瑞碑亦足徵其與西狹頌本一碑也

皇 高彪碑

電 周憬碑

燀 孟郁碑

凬雲霜露星電燀

原注出晏丞郭仲奇衛方李翕高彪周憬孟郁碑

風雲霜露星電煇

虗 孔宙碑

邉 韓勅碑

壴 韓勅碑

光 孔宙碑

璵 楊統碑

鼎 三公山碑

鼐 孫根碑

亜邊壺光璵鼎鼐 原注上出孔宙次二字出韓勅餘出孔宙楊統三公山孫根碑

簠邊壺兄璵鼎鼐

柔 三公山碑

稷 史晨碑 字源繇辨並失載

香 袁逢碑

馥 祝睦碑

虔 靈臺碑

皿

靈臺碑

犧

帝堯碑

柔稷香馥蘡皿犧

原注出三公山史長表逵祝

黍稷香馥蘼皿犧

睦次二字靈臺下帝堯碑

㴉

蔡湛碑

光和四年禀長蔡湛頌也隸辨失載按唐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絛省中畫本此

禘

淮廟碑

延熹六年桐柏淮源廟碑也顧氏隸辨曰說文齋从示齊省聲此則不省齊而移示於齊耳隸釋是也碑字今明字原誤書作禘乃云字从示教之至也甚爲紕繆

謥

孔彪碑

祀 蔡湛碑 顧氏隸辨曰按說文禩或省作禩

虛 帝堯碑 按此謂熹平四年所立帝堯碑與永康元年孟郁脩堯廟碑不同

響 孟郁碑 字源云即響字

歸 孔龢碑

條祫禋祀虛響歸

條齋蠲禱靈響歸

原注出蔡湛淮廟孔宪蔡湛帝堯孟郁孔龢碑

鳥 孔耽碑 隸辨訛作鳥

獸 樊毅碑 此謂光和二年十月樊毅脩華嶽碑隸辨失載

胥 唐公房碑

魹 靈臺碑 字原云淮南子墬形訓西北方有魹魚在其南注云魹如鯉讀如蚌

此字隸辨失載

鸕　唐扶頌

麟　孔宙碑　此在孔宙碑陰

龜　成伯著碑　字源失載

鳥獸鼻鮀鸕麟龜　原注出孔耽樊毅唐公房靈臺唐扶孔宙成伯著碑

鳥獸鼠蚌鳩麟龜

遺　高寵碑

邊　劉脩碑

遍　唐扶頌

逢　宋恩碑　成都學師宋恩等題名也

遭　武梁碑

過　馮煥碑

隨　劉熊碑

遣邊通達遭過隨　原注出高彪劉脩唐扶宋恩武梁馮煥劉熊碑

道邊通達遭過隨

瀏　袁良碑

淡　孔謙碣

隔　吳公碑　熹平元年漢故民吳仲山碑也碩氏隸辨云魏孝文比干墓碑隔亦作隔

眞　韓勅碑

表　唐扶頌　字源隸辨並失載

出孔耽碑　字源隸辨並失載

之戚伯著碑

溯陜闕真表出之原注出袁良孔謙吳公韓勑唐扶孔耽戚伯著碑

測深闕奥表出之

隸續第一卷防東尉司馬季德碑跋云自三蒼滿喜亾原注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名曰三蒼魴者漢和帝時郎中以隸字寫三蒼隸法始廣小學不絕如綫字書行于世者篇莫加于類篇韻莫善于集韻所載隸古以石刻校之則譌掀尚多脫略隸法皆以悠作悠此碑又省作悠稽之篇韻咸無焉聊因論此擬急就一章云云凡此之類皆非假

借字書所不應棄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如前急就雖曰漢人典刑亦石經之所不取今之學者事不師古乃隨手緣筆變點畫篡偏旁以取新尚怪爲能間有所據不過晉魏以後字體此膏肓之疾也

按張懷瓘書斷云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

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也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書斷又云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𨽻字寫之

洪氏隸釋跋清河相張君墓碑云漢人用字有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旁及減省者隸釋皆已表出其間點畫小異尋文而可識者皆不復釋如此碑農上安西之類是也頻之推論揖下無耳鼓

外設皮離側酡禹皋分澤外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也其詳已類之隸韻略舉數字於此平聲則牢（牢）靈（靈此字漢隸分韻本作靈）通（通）濡（濡分韻本作濡）䙴（遷）上聲則響（響）覽（覽）秉（秉）啓（啟）典（典）去聲則擾（擾）喬（喬）孟（孟）驗（驗）舜（舜）入聲則衛（衛）屬（屬）隲（陟）惻（惻）畫（晝）凡巍字山皆在下巍字却有山在上者惟字皆從心獨尚書維字從糸爾

按此條即其急就一章之所本而所舉二十字中與急就同者七異者三洪氏譏後學之好奇而以此類非假借然此等字實皆漢人隨手之變與後

之好奇者初無以異馴致六朝字體雜出未始不以此爲厲階也言隸而不準六書之舊何以愈於言艸篆者耶
又按此條語與婁氏漢隸字原罨字條下語同蓋婁氏字原多出於洪氏之書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十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隸八分攷

許愼說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于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書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

江式論書表隸書者始皇時獄吏下邽杜一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

張懷瓘書斷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

岑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
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
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
人佐書故名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
甄酆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
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
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
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
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板外隱起爲
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

今隸書證之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爾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按胡公者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先大篆程邈所造書籍與傳酈元之說恐未能辨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隸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時為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為榮此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程邈即隸書之祖也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

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隷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隷為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隷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隷若驗方驗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為方不知其謂也按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早年入學屢有靈奇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為今隷書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名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于西山落二翮于山上今為大翮

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明次仲是秦人旣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隸也按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文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文猶存其半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隸又除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學者務益高 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

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惟蔡伯喈造其極焉王次仲為八分之祖也

方綱按後人辨證隸與八分之淆訛皆自懷瓘此一條誤之八分者若八字分散此語當為八分定解何以懷瓘之論引學者務益高深而致然耶且如八字分散乃六書象形之義耳何高深之有乎此內所引王愔文字志其書不傳矣就所引云古書方廣少波勢次仲乃以隸艸作楷法此二語本無疑義所謂古書方廣者正謂秦時暨漢初變篆為隸之書耳何得云驗方廣則篆籒有之耶篆籒

體勢修長不得云方廣明矣所謂作楷法者楷乃楷模矩則之義非後人所目為楷書之楷也所謂以隸艸作楷法者艸乃艸創之義又豈後人所目為行艸之艸乎懷瓘乃又緣此傅會謂隸書本謂之楷書毋怪乎後人因而駁歐陽子矣皆懷瓘此條致人迷誤也又所謂隸亦八分之捷隸又除八分之半皆誤也隸生於篆八分生於隸也然隸無定名就其初改篆而言則無波者謂之隸就其再變而言則有波之八分亦可謂之隸洎乎後來對八分而言則楷書亦未嘗不可謂之隸隸者徒隸

佐隸之稱取其簡易者為名耳八分可謂之隸而隸不可專目為八分也約而言之漢初所造之隸初省去篆文之圓折則但以直有橫者為隸此在今日當目之曰古隸或名之曰隸古亦無不可顧氏隸辨駁隸古之目亦無備也按此一種隸為隸之冣先者如五鳳二年字建初銅尺字皆是也去篆之轉折而尚未有八分之波尾故曰但有橫直而已此正王楷所謂古書方廣無波勢者也漢人有波之隸則由隸漸增筆勢其形象八字分布故曰八分此其體之正變亦自多端然由漢至六朝唐人皆為之者此在今日當目之曰分隸或竟直目之曰隸亦無不可近人有指定楷書為隸而謂此種分書不得名為隸者皆張懷瓘之說誤之也至於六朝

唐人已後改分隸為楷書則變其波畫而加點啄挑趯仍存古隸之橫直焉故亦可以隸書名之其實是楷書或曰正書若必以隸名則名之曰楷隸以愚見既是楷書自可毋庸復以隸名也前有古隸又有分隸則何必又取今之楷書目之曰隸以傳後古之名哉此三者雖皆可以隸名而大約稱漢隸者則前曰古隸後曰分隸於中古隸居其三分隸居其七也若晉唐已來之隸則皆分隸而已夫隸從燋初已有之而陳遵是西漢末造之人張懷瓘乃以為創開隸書是何說哉然張氏此書於字學源派系述頗能具存其槩故詳列之於右而其先八

今後隸書則倒置矣故移易二條之先後而并叙之

許慎說文序孝平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六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爲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而世人詭更正文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誼釋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若此者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方綱按許氏序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將以理羣類解謬誤味許氏斯言則當日佐書之不合古籀者多矣

又按顧氏隸辨後卷亦引許氏此叙而曰說文以八體試之漢書以六體試之說文以六體為王莽時改定漢書以六體為蕭何著法并不言秦有八體愼固俱漢人而兩書不同何也此義愚昔於萬季野羣書疑辨內固已詳剖之矣蓋班志以六體

試學童者蕭何律也其文則依前保氏六書言之何由而及秦制乎至於許序以八體試學童者則漢尉律篇之文也其文則依前秦八體言之耳此猶之今日援据官文書者各有相承之案牘以為据也是故六體云者特班氏從其後時撮舉之詞亦非蕭何所造也何者六體首曰古文釋之者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孔壁書出於魯共王壞孔子宅而魯共王是景帝子先封淮陽後乃徙封於魯其去漢初已五六十年蕭何艸律時安得而知之哉既是班氏撮舉之詞則與許序八體之文亦

初不相背究之六體之目亦未知始自何年而許序於甄豐改定古文句下繼之曰時有六書則亦非定自甄豐矣安得而疑庶書與說文之不相合歟

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云秦既用篆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梁鵠謂邯鄲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

同然亦有名作

顧氏隸辨曰按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也其曰秦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則知漢亦名隸也序能隸之人則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左子邑俱是漢人則知漢人所能者亦惟隸也又曰今八分皆宏之法也八分而曰今則知漢以前不名八分矣今八分而曰皆宏法則知八分即隸法矣八分之名見於史者始此又其勢曰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詳其體象八分與隸有異勢乎王應麟玉海乃謂自唐巳前皆

謂楷字為隸譏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目漢石刻為漢隸博學如應麟且不能無失乃知議古者之難也方綱按顧氏此條允當之至即王應麟之誤即由誤解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一語耳不知所謂始作楷法者楷法猶言矩則耳非正書楷字之名也又衛恒此條內云隸者篆之捷也一語盡之矣而張懷瓘乃又增改之云八分為小篆之捷隸為八分之捷於是愈解說而愈糺紛矣

顧氏隸辨又曰書家相傳八分之說多矣蔡文姬言臣父造八分時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

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是非文姬之言也魏晉以來論書者俱言八分楷法為王次仲作設果是邕造則八分篆二分隸之體極為高古邕於熹定六經立碑太學之時何不用此體書碑使天下取則乃令所傳石經遺字與熹平以前之漢碑無少異耶有以知文姬之言為僞也郭忠恕佩觹亦鄙其言以為流俗而自為之說曰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乃又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其言自相矛盾不足據也惟王愔文字志王次仲於建初

中以隸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其說最為可據惜魏平北將軍乂之子也其去漢猶近故李陽冰亦承用其說字方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說文訓亦字云从大而八分之八分二字當作是解釋適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字之分故謂八分是也方綱按顧氏隸辨一書所錄漢隸未能皆得其真至於論隸八分此條極為折衷雍當有功藝林論隸八法者宜以此為定論矣其駁郭忠恕說亦為未允總之先言八分而後言隸未有

不誤者也至其引說文訓義尤爲得之方綱嘗以

詁八分之義莫詳於說文說文兮字條下云从丂

从八八八分也詹字條下云从言八八八分也介字

條下云从人丨八八象气之分散八字條下云八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又說文

部敘曰八實分之故次之以八右數條皆訓詁爲

形於八分之義最爲的据而今之攷隸八分者皆

弗察而乃他爲之說則何也

林罕字原偏傍小說序曰書之所興莫知何代隸之

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書便徒隸之用

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篆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

後漢書光武紀注漢制帝之下書有四策書用篆書三公罷免賜策用隸書

方綱按隸書非今楷書此其明證

孔安國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正義云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

方綱按此條即隸書也顧氏隸辨所解未當
唐草續纂五十六種書弟二十七古隸書秦程邈繫
獄中十年變大篆作弟二十八徒隸書因程邈幽因
為之弟四十四八分書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作
方綱按此以古隸徒隸又差為二種則今不能臆
斷
洪氏隸釋曰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
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
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
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

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名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倉隸由茲而廣蓋八分為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劒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為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為辯之

方綱按此條云漢字謂之隸唐字謂之分此二語是也又引張氏書斷謂八分為小篆之捷隸又八

分之掟此二語非也漢碑惟五鳳二年石刻字鄐君褒斜道刻字元氏三公山碑字此數種但有横直而無波尾者止可謂之隸不可謂之分自餘諸碑如中郎石經之屬謂之隸亦可謂之分亦可而洪氏必據張氏所引者以孫根及華亭碑為八分頗失之固矣揆厥所由蓋魏晉以降至於唐代皆沿中郎餘波漸就隼尾開廣之勢所以字至於唐但云八分也迨後人統溯千年前曰漢隸後曰唐隸乃通論之詞耳當唐人時蓋專名為八分是其體勢然也既專以八分名當時之隸矣所以上溯

漢京之書但目之以隸此亦先河後海之例也蓋漢人隸之無波者固應名隸即其有波者亦尚與其未生波者相去不遠亦猶詞場祖述後人擬古詩十九首蘇李諸篇亦統謂之擬古云尓此所以在洪氏時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理勢之必然者也至於八分為小篆之捷此一語本不差惟隸亦八分之捷此句似乎倒置先後於文未順然平心論之亦有可說者八分為篆之捷是八分減於二篆矣而未免多生波勢也不若隸之無波者既減篆之折又省隸之波豈非更捷

於八分乎惟是合古今書體論之則篆宜在前隸次之今又次之不得先言今而後言隸耳此則張氏書斷誤倒其前後雖以洪氏之精熟漢隸亦未之駁正者也

又按隸釋一條論隸書云隸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書故彝鼎所識碑碣所刻皆不復用之又洪文敏邁論隸書一條云自篆擬於㑀而爲隸隸變於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

篤好之漢法益亡此二條皆可以糸漢唐分隸同異分合之先後云

又按凡此諸條特略舉其概耳其實唐人亦未曾不以漢隸爲八分也杜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盖憔悴此在唐時固已目中郎石經爲八分矣

秦少游法帖通解曰秦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方綱按淮海此條專為淳化閣帖中程邈書言之

不得為後人以楷即是隸者所借口也

吾子行字源七辨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法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漢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隸字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

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變爲後出皆有挑法
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

方綱按吾氏此說最爲紕繆其悞人甚矣八分與
漢隸同異源流之實愚前條已詳之茲特以吾氏
之說最足惑人而表出之耳其分秦隸漢隸爲二
種尚不大害也至於先言八分而後言漢隸則豈
可哉秦權漢量皆是篆書又不知吾氏何由別爲
秦隸一種此則未之前聞者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東漢和帝時賈魴以隸字寫三
倉隸法始廣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

漢初中以隸書爲楷法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則楷隸別爲二書夫以古法爲隸今法爲楷可也隋唐以降古法書廢遂指八分以爲隸可乎蓋漢有隸分唐有今楷分之不可爲隸猶楷之不可爲今也

方綱按此條亦是非參半其謂古法爲隸今法爲楷是也至謂八分不可爲隸則非矣孫退谷云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爲隸公實不誤耳此說最合

劉有定衍極注曰隸書之別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曰今隸亦曰正書出於古隸鍾繇衛瓘習之頗有異體鍾繇謂之銘石羲獻復變新奇故別為今隸書謂之楷法而隸楷兮矣曰八分王次仲作蔡邕述之張懷瓘曰漸若八字兮散故曰八分鍾繇謂之章程書愚按程邈作隸王次仲廣之王次仲造八分蔡邕述之在秦漢時兮隸已兼有矣程邈隸書法帖中有其蹟西漢惟建平郫縣碑是隸古法學者觀之當自悟耳

方綱按建平郫縣碑陶氏古刻叢抄具摹其文至

如淳化閣帖所摹程邈隸書則未必可信也劉氏此條内尚有引蔡琰諸說今皆删去略存此數語以見其槩其言楷隸而後及八分則亦失先後之序云

陸子淵書輯曰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方綱按陸子淵此條惟以八分為分取篆隸之間

一語頋氏譏其未當頋氏之譏是也

高南阜八分説曰結繩之後書契肇興雲鳥蟲魚百物象形而篆作筆畫紆曲久益增繁遞變至秦李斯始為小篆䟽古篆大篆為省矣而當時法令日繁猶苦不給乃取王次仲所造新書用之隷牘以趨便易是為隷書沿至西漢猶然其諸碑版鐘鼎金石刻識之屬則仍小篆也隷牘既易銷亡而金石之文不與故鮮考焉于今幸可据證者頼有五鳳二年十三字按五鳳為孝宣紀年其為西漢物無疑則秦漢隷書初體也漢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

爲八分今世所見漢碑是也是八分者以形體言爲分列之分非分數等分之分也元常踵之更益勾剔而爲楷則帖中所刻元常諸正書是也由此言之則筆畫平直體仍小篆而去其繁重者隸也因隸而加掠捺者八分也因八分而更加勾剔者楷也是隸與八分本一書而以直畫分捺易其名楷則今之正書其義今隸者亦可名隸猶艸書之有章艸皇索也窮其源流其由古隸入八分者從前遞後之變關則入分可槩曰隸而古隸不得謂之八分也其楷中帶隸者從後留前之餘味則兼隸之楷可曰隸楷而隸斷

不得槩謂之楷也明矣特以古隸不傳人少真見而各憑臆說遂使隸與八分之名紛紛聚訟而并楷書為之不明也向作此說文靈麐藨近從彙輯漢印之役類舉及之並為手摹五鳳石刻十三字與究心隸書者共堅識力而袪羣惑焉

方綱按南阜此說精確之至可為隸八分之定解矣惟中間漢末伯喈始為八分一語猶沿向來訛傳文姬之說不足為據餘並允當不刊者也

又按南阜此條云八分分字是分列之分非分數等分之分二語明析之至矣愚更有說者分字必

作分別分列解乃可讀爲平聲其作分數等分解者乃應讀去聲又漢書律歷志一黍之廣爲一分此亦作實字而讀平聲然此則必對丈尺寸言之而後可謂之分今如俗解減去篆書二分而名八分試問篆書有何丈尺寸之可量而以分寸之分名之乎既非分寸之分而又必作實字訓之則是分劑分量分數等分之分矣玉篇分劑之分扶問切在去聲二十三問禮記分毋求多禮達而分定之類是也此字自古及今從無讀平聲之理而八分書之分字其讀平聲蓋無疑義卽杜詩大小二

篆生八兮亦押平聲可證也然則即以兮字音義

一條論之其爲兮布兮列之兮可以豪無疑惑者

矣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十一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補遺之一凡二種

范巨卿碑殘石字

額已見前

君諱式字閒八字功孝有夏下闕

士會者光演宏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貞下闕

之殊高邈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縣與百下闕

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蓺實真忠諒逆叩下闕

甸接華兵於汝墳潤枯斃於荊漢超晉下闕

鴻舊燿仁闡於權輿濟俗伴乎皇訓羣下闕
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下闕
廬江大守撫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下闕
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乘告
其猶充洽外內寔紹德之輿藪而差下闕
山相暨于汜孫而允嗣罔缺下闕
之不繼思隆欲下闕

右漢故廬江太守范府君碑殘石一片高約三尺
橫約二尺所存正面之文十二行一百六十字悉
與前卷所錄宋拓本文同其每行字數亦與愚前

卷所度之式同而視宋時所拓之字又損其半矣然亦不料今日復得見斯石之出也錢唐黃穮盦既得是碑宋拓本之後六年竟得此石於濟寧州學而重立之拓其本貽予時予兩漢金石記刋板已竣爰補圖於其後

石之上方刻云乾隆己酉莫春琪督工拓碑于州學適步櫺星門西見碑根片石甚古訝為漢物拂拭之隱隱有隸書數人名急掘洗之乃范式碑也不禁狂喜遂移與先得之額並列焉李東琪鐵橋記頓文鉷鄭文宗李學白同觀錢唐黃易助立

碑陰

又走

孝節

子丰

嚴德蘭

郗文則

翟公遠

嚴公儀

邯子則此子字洪云闕

陳文信

道

以上十人在第一列較洪氏所録前闕十三人

范文直

王文舒

夏侯文寸

宣禮

江德和

夏侯聲發 此發字洪云闕

休

魯系武 魯字洪云闕

毛子堅 堅洪作澄誤

郗公然

以上十人在第二列較洪錄前闕十三人後闕二人

文霨

王 伯 二字洪並闕

德

魯倉舒 倉舒二字洪闕

文規

邛𦯬則

龐文丰 龎洪訛作荓 字文字洪闕

文

孝信 信字洪闕

文 此行洪石全闕

馬子文

以上十一人在第三削較洪録前闕十三人

河文幹

孝成

翟仲榮

文 此行洪闕

翟文卩

嚴 第四列至此人止

以上六人在弟四列較洪録前闕十三人

此即洪氏隸續誤以為會峪斷碑陰者今在范巨卿殘石之背可以斷然不惑者矣所存字纔及洪録之半而可以補洪氏所闕者十一字又正其誤者二字且今日重刻隸續此諸人名皆順下直寫更無復知其原石行次之式今見此拓本乃知洪氏所録人名前後次弟皆就本碑之横書者為叙也隸續此跋闕而未完愚前据諸書以補綴之未

得及此條也今得是本乃知所謂石之廣與會碑

合又字體與魯碑類者皆不可以爲信尒

附錄方綱寄李鐵橋捜星秋盦詩

任城寶墨熊光起天意助成黄與李李家躭古今

兩世黄子到官餘一紀得碑圖與别碑圖范額王

碑出未已二鄭全碑復舊觀金絲聲中瞻閟禮孔子

馬剩幾人四横逕尺参差是誰知正面森有芒眩見老子象

今者緘来絕奇特畨昜魯峻推鄉里夏侯丁

昇不敢凝眸視一片山陽烈士心硉兀輪囷照青

史蕪蕪畫痕皆聳立眞氣千年尚如此百六十字

十二行字字行行百金抵傾視蒼茫兩行額十年前記臨渠水（此額戊戌夏得之龍門坊水口）剋期似覿張元伯裂書湯結陳平子八分小字記碑右黃李同鐫為狂喜不知何與吾輩事石不能言果誰使夘秋黃子得宋本我為斷斷研蔡體范邪蔡邪神式憑不在烟煤一幅紙任城五碑茲巳八何況中郎與尉氏昔所不見忽聚之二千年蹟今完矣鄭汝器耶張力臣恨不同時共窓几寄聲賀李因報黃姓名巳與東山峙虹光破碧有昔言竊喜區區獲窺啟却近沓昜洪氏居蓬窓夜夢馳東濟（晨題秋盦所得宋搨本末句云）

任城成湯別州萊恐有缸
光破空碧若為今日堆者

劉熊碑覆鉤本圖式

一行 大帝

二行 爵列

三行 季子也

四行 熊古業

此行行脩言道下尚略可見者二字洪所闕也其上一字似符字下一字不可辨巴氏本所無也

五行 綀州郡

此行竭字右半尚可見攷宮下尚略可見者二字洪所闕也上一字亦不辨下一字字勢字巴氏本所無

六行 祀有成

此行之惠下有抑字洪錄所有巴氏本無

七行 慎徽

八行 慕德惠 此行慕字巴氏本無

九行 之風 此行日新下尚可見者祗口頎三字祗字巴本無洪錄有之頎字則洪錄所無也

十行 必有所

十一行 講禮習聆 此行講字巴本所無洪有

十二行 古在昔 此行洪勛勛字尚可見洪誤作勳也盛德下是惟字洪亦闕此二字巴本皆無

十三行 徵式序在位 此行量能下尚可見授字洪所有又此行官無曠事下尚可見士無逸三字洪所無也巴本皆無

十四行 彈造

十五行 刂父吏民 此行悔下尚可見祉脩二字洪所無巴本亦無

十六行

乃相與咨 此與字尚隱隱可辨洪所無也相與二字巴本並無又此行采據下尚可見諸言刋石佳五字巴並無也石佳二字洪亦無

十七行空

十八行

厥醇誕生 此厥醇二字巴本無洪有又此行岐嶷下尚可見言協二字洪有巴無

十九行

道德民 下空

二十行

嗚一震 此行寔生下尚可見口乍口三字洪闕巴無

二十一行

靈不傷人 下空

二十二行

渙乎成功 此行新我下尚可見口風通三字洪有通字無風字巴並無

二十三行

豊黔首歌頌

右漢酸棗令劉熊碑揚州汪容甫秀才中所藏宋拓本予既跋歙縣巴舍人雙鉤本之後三年汪君書來云得宋拓本較多於巴氏本且有出於洪錄之外者予因致書門人江秋史編修俾鉤摹之越二年秋史自京以鉤本寄予南昌蓋以巴本合參之也凡多出巴氏本者二十八字又補洪氏所闕者十三字正其誤者一字碑之全文已略具於前卷茲爲著其圖式如此

補遺之二　凡二種

陶南村古刻叢鈔所摹漢刻二種

延平五年六月鄲
五官掾范功平史
石工毄徒要本長

廿五丈賈二万五千

右建平五年石刻二十九字古刻叢鈔云西漢刻石字闊六七寸許長短不侔其文曰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畝徒要本長廿五丈賈二万五千此刻在永康過㴋屏二里許道旁乹道丙戌余始得之荒棘中出石三面高卑凸坳刻隨其勢蓋孝哀時刻也建平止四年明年書元壽而不載改元月日豈詔未至蜀時刻耶如孝獻初

平止四年文翁柱記亦書五年之類也其後僭叛號建平者凡八皆不在蜀石勒　慕容堅　慕容德　慕容盛　劉義宣　魯爽　賊白馬　桑斯　賊王愉五官掾續漢志謂掌署諸曹事西京末郭唐為信都五官掾見於後書故知其為西漢刻石無疑西漢字世固罕有歐陽文忠以未之見為恨從劉原甫得銅器款識數字已為可寶而不得石刻也今此刻天下漢隸莫先焉乃不及與集古所錄蓋不幸矣世豈無抱道負材之士不為世知如此石者乎可不為之歎息哉按此刻見於洪氏隸續王氏復齋碑錄婁氏漢隸字原王氏

輿地碑記諸書復齋碑録謂之建平范功平治道碑隸續謂之建平郫縣碑永康軍即宋之成都府灌縣也惟陶氏叢鈔摹其字故摹附於此

攻此石省三處閣
直錢萬二千永元

六丰

右永元六年刻石十六字古刻叢鈔云東漢刻石字方二三寸許蔡迨刻記云在范功平磨崖之西五十餘步字畫大小不等而筆意精妙去地數寸剥蝕甚於前刻模者必偃而可得蜀之漢刻最多此刻後尊楗閣記卅有八年其次在弟三矣甚可愛也余得前刻後十日小子武仲始見而模本云後五年太守晉原李公始為作屋護之索余考鐫

之石東萊蔡迨書按陶氏古刻叢鈔以蔡迨此文分屬於前後二碑之下遂若此記無歲月者合之前條乃知蔡迨得此刻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其鐫記於石當在乾道七年辛卯也記中云此刻後尊楗閣記三十有八年則尊楗閣記當在光武之中元元年是固東漢最古之刻而不見於著錄金石諸家僅借此記以表其名耳可不惜哉又按此刻復齋碑目作永元六年攻石題婁氏字原作永元十六字

漢金石刻文見於諸家摹本者尚多然呂薛所摹

已不無筆勢小異王寀汝帖所摹又多率略不加
精考非得拓本不足以為據也是以不具摹載

補遺之三 八三種

公乘伯喬殘題名

嚴鄗公乘伯喬曹守長鄍闔村雒

右殘題名隸書洪氏隸續云所存者一列二人今
見雙鉤摹本乃作三行蓋是從舊裝成冊者摹得
之故不著斷闕之迹耳又按婁氏字原所次漢碑
之目迭依洪氏原次獨一百九十八無此種而有
永元十六字不知何也

貞女羅鳳墓闕

漢貞女羅鳳墓

今見雙鉤摹本無上朱爵額矣洪氏所謂筆勢清逸尚髣髴見之

永初官塹文

永初十年作官塹

此文隸續載其二本云二塹惟七及官字文有反背不同据隸續所録其一七字反官字正又其一七字正官字反也今見雙鉤摹本則七字官字皆反書又塹字隸續作墼今見摹本乃作塹豈傳者

非一本耶然費氏所摹官字中間筆迹與此微異
而於鑿之為戲亦不采入二十三錫者何也
以上三種皆趙晉齋所藏舊拓本何夢華元錫重
摹勒石寘于南昌儒學齋廡予未見拓本僅就何
君石本録之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十二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班馬字類附記

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 𢇁矣

秦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按史記此文是獻公非孝公也然今所行史記板本皆作黼黻从黹不从𢇁也盖是後人改之裴氏此書猶見宋以前之舊本耳

釭 漢書趙后傳黃金釭服虔音工流俗讀音江非

也

漢書趙后傳黃金丨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驗今本說文釭古雙切惟玉篇古紅古雙二切亦不引說文本音廣韻則引說文曰車轂中鐵也又古雙切按廣韻此文系於古紅切下而其引說文云又古雙切足知說文舊本先以古紅切明矣今本說文乃徐氏所妄者適得顏監所謂流俗之讀耳

訟

史記吳王濞傳丨共禁弗予徐廣曰丨音公正義音容言相容禁止不與漢書作頌讀曰容

史記吳王濞傳注徐廣曰訟音公裴駰案如淳曰訟公也漢書注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如容按此字公容二音義亦不同婁氏既引史記正義相容之說而又二說並存何也此似當以徐如氏說爲是

衝　史記酈生傳隊留天下之丨與衝同

方綱按此字本从童說文通道也从行童聲玉篇亦作衝其作衝者注云同上廣韻亦然然則从童者其本字而从重者後來或體耳婁氏謂與衝同則童之改爲重自宋已然矣

癰　漢書禮樂志丞相請立辟丨與辟雍同

癰　漢書百官公卿表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有丨太宰太祝令丞文穎曰主熱食官如淳曰五時在丨故置師古曰如說是也太宰即具食官不當復置饔人也

驗此二文今漢書板本皆作廱旁無二畫當是婁氏一時所見板本偶有加二畫於旁者然攷隸楷以來凡从广之字頗有加二畫於旁者矣嘗必自漢時有之詳此等字惟應鷹字本从㾓省是以仍沿其形若辟廱字自無借广旁之理也假使漢世

之字或有如此者亦出於義理之外而況今本又
並不如此則此二字之借用不亦可以已乎

雝

史記孔子世家雒｜音離
孔子冢塋閒樹柞杉雒離女貞五味此裴駰集解
之語非世家正文也今世所行汲古閣本訛作雒

誰

秭鳺

史記歷書｜｜先滜上音子下音規
史記｜｜先滜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雉鳥也
一名鶗鴂驗此字今行世板本史記皆作鳺其字
又作䳏音規似乎旁从夫者今考之知其不然也

規字但取音耳其字之从夫與必字絕不相涉玉篇鳺方于切鳺鳩也則从夫之字自音方夫切矣玉篇又云鴂古惠古穴二切鷤鴂也則鴂原有二音而古穴切之音即鴂當从夬可以無疑玉篇鴂字古穴切可證也漢書揚雄傳徒恐鷤鴂之先鳴丫師古曰鷤鴂一名子規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鶗鴂亦音題鴂又音决此條作鴂从夬是其明證也

丌　史記周紀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其當作古其字

今史記周紀板本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顧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

紨

漢書昌邑哀王傳女羅丨音敷

按此字本非假借之字可以不存然後人有因板本之訛作紨字音敷者是則存以正訛可矣

怚

史記王翦傳秦王丨而不信人通作粗

方綱按婁氏此條誤也史記王翦傳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音麄按說文怚驕也从心且聲子去切粗疏也从米且聲徂古切二字音義

不同此文一本作粗而粗字本上聲非平聲是以徐氏注曰音麁謂其一本之作粗者音麁耳非謂怚音麁也詳玩此注不特怚字無音麁之說并可以見粗字與麁字亦原不相同所以徐氏有粗音麁之訓也婁氏誤讀徐注乃以怚與粗通其失甚矣

嗁 漢書五行志兒丨腹中亦啼字

按此字後人作啼乃俗體耳婁氏謂嗁亦啼字是何說乎

佪 史記孔子世家余丨佪留之不能去云丁奚反

此特板本偶然作伍未可遽擬入類

靁 史記孝景紀後三年十二月晦丨正義音雷本是雷字傳誤寫

方綱按史記孝景紀後三年十二月晦靁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按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䨓回切古文作䨻䨓文作靐靁閒有回回靁聲也据此言象回轉形又言回回靁聲則尊靐字當从缶雲雷字當从回也徐氏云未詳者蓋指其一本又作圖字者耳洪文惠急就篇亦言圖字有作畾者蓋漢時寫畾

字下半作回上半作㔾形與雷近而致訛耳豈得併以雷字爲傳誤乎

𠬞 漢書司馬相如傳仰丨橑而捫天丨古攀字橑椽也音老

漢書司馬相如傳仰𠬞橑而捫天師古曰𠬞古攀字揚雄傳欒既𠬞夫傅說兮晉灼曰𠬞慕也師古曰𠬞古攀字愚按馬揚二賦𠬞字實一字耳顏注之訓亦同而晏氏析爲二字何也說文𠬞引也从反廾此字音拱今班馬字類板本既誤爲二字遂以相如傳之𠬞字訛寫爲艸於是不特字形訛舛而字

義亦晦矣

㓚　漢書郊祀志張敞美陽鼎刻書曰𪓰𪓰丨戈與㓚同酷吏傳𣥌丨爲樸與彫同此皆顏注文也按古鐘鼎文字作𤣩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此二字原自可通至於凋乃𦾷落之義豈可通乎廣韻彫刻字亦作雕則後人又以鳥名之字通之皆失其本矣

痝　漢書律歷志旁有丨焉不備之處吐彫反漢書律志旁有丨焉不備之處吐彫反此顏注文也驗今本漢志作庬廣韻庬不備之皃

俚　漢書季布贊其畫無丨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丨聊也許氏說文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驗今說文云聊也玉篇引說文亦同婁氏引此注許氏說文曰賴也此條可備說文考證

豪　史記項羽紀沛公入關秋丨不敢有所近漢書高帝紀吾入關秋丨無所敢取與毫同

方綱按此字本作豪籀文作豪今隸楷又省作豪其别作毫者俗字也婁氏乃云與毫同非是

褱　史記高祖紀丨侯王陵丨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郃公或作名此類多矣

方綱按史記高祖紀襄侯王陵降西陵耆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名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據此則注載二說不同自以瓚說爲是況耆氏亦云疑當爲穰此尚是未定之說而黃氏遽信之援以入類豈不誤哉

逿　史記太倉公傳重陽者丨心主音唐猶盪也

史記倉公傳重陽逿心之逿从昜音唐此與傷字徐盈切从昜者同耳今驗漢韓勑碑陽字亦皆从

易蓋漢人隸書隨手之誤習焉不察而此二字後來板本遂致多有混用者此字从易音唐亦岐混之所自矣

糧粮　史記司馬穰苴傳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又身與士卒平分粮食

此粮字亦板本偶然涉俗體耳未可据也

耐　漢書高紀罪丨以上古耏字音若能

按高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从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巳上皆當先請也耐音

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
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
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皃也功臣侯表宣曲侯
通耏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愚按顏注雖
主應說然應氏以耐即耏未嘗音耏字音而也說
文耏从而从彡奴代切或从寸作耐推此合於杜
林之說則應氏所謂古耏字杜林所謂音若能者
皆是乃代反也能字古音亦乃代反故曰音若能
也婁氏不知能字有乃代反之讀遂以此字收入
蒸登部內失之遠矣又驗今本漢書高惠高后文

功臣表宣曲侯通孝文十七年有罪赦爲鬼薪据顔注證之知赦字是後人所改也

駿

漢書百官表丨粟都尉服虔曰丨音搜狩之搜索也

愚按漢印文閒有或體此必當日印文如此愚嘗見六明印龍驤將軍有作驪者推是言之班氏漢書取用古字大都本其來處册書之所載耳非班氏自爲取異也

瓦

漢書薛宣傳陰陽丨鬲閉也皮鄙反

驗今板本作否宜存以備考

命　漢書藝文志大丨三十七篇古禹字

方綱按漢書藝文志雜家類大命三十七篇師古曰命古禹字說文禹古文作命玉篇命命並同今班馬字類板本或作命非也

柱　漢書地理志漢中涇失枝丨竹甫反言意相節卻不順從

拄　漢書西域傳以道當爲丨置竹羽反支柱也

此二條當互相證也地理志漢中涇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注師古曰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西域傳車師後王姑句目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注

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巳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从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据此二文師古以拄字从手不从木然二字音義志傳正足相發明而顏監之注亦未嘗憶及地理志之从木也此當以西域傳注支拄字為主而枝柱柱字其或體耳

辠 史記武帝紀常山王有丨與罪同漢書賈誼傳赦死丨

按此是罪之本字秦以此字形與皇近改為罪耳

豈得云與罪同乎

僒 漢書賈誼傳丨若囚拘說文音渠隕反

晏引說文渠隕反今說文無此字且今說文本云

切不云反也此條聊備說文考證

刅 漢書揚雄傳丨華蹈衰古掌字

按說文刅从反爪爪今本漢書作爪則是爪字矣手

爪之爪側狡切此反其形故曰从反爪也班馬字

類板本作刅亦誤

溉 史記五帝紀帝嚳丨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

既字从水旁

恩按徐氏此說不言所本恐當闕疑

禮 漢書五行志劉屈氂復坐祝丨要斬側據反古詛字

謯 漢書上官后傳祝丨後宮古詛字

按此二字並云古詛字然考禮字見於供氏急就出於宗俱孔謙諸碑其為詛之古字則僅見於此當云謯為古詛字禮則古詛字之假借或體耳

弟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錄弟下音義同次第之第劉向傳罷令就弟讀作第宅之第

按此字本作弟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不當轉云

同第

㕡　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丨讀作叡

按此容即睿字無頫音讀也其以左丨為丿者宋時板本偶然如此不必異耳說文思字下今本云容也容即睿之誤可知漢時睿字寫作容也

酇　漢書高紀相國丨侯音贊或云何封沛郡丨縣才何反

按高紀師古注蕭何傳文穎注皆云音贊其云音才何反者則沛郡之酇也其字本从虘後又从贊故王莽改曰贊治亦沿贊字之音是沛郡酇邑也

而蕭何沛人故班氏泗水亭銘以才何反押韻然師古据地理志及功臣表力辨其爲南陽之邑非沛郡之邑今仍當以顏注爲主而泗水亭銘直以爲借叶可矣

孌　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上所以一一顧念我音戀又力全反

驗今板本作孌宜再查攷

眇　漢書元紀窮極幼眇音要妙儒林傳總五經之眇論讀曰妙律志究其微眇眇細也莫小反又音妙

按說文無妙字當卽是微眇之眇周易妙萬物而

為言妙之从女不知起於何時然其始是眇字無疑也儒林傳顏注曰眇讀曰妙律志注云又讀曰妙借後世之妙字以準其讀斯爲當矣似不可云音妙也

秉

漢書五行志殺生之丨被命反

按今本五行志云失秉之明者也又云殺生之丨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說文秉从又持禾後人遂以爲秉持之字師古注云謂失所執之權也此蓋借用爲柄字

術

史記樂書識禮樂之文朮丨又丨者之謂明丨

作之謂也禮記作述漢書賈山傳丨追厥功丨讀作述與述通此字可證洪氏急就一條

滜　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丨注云音澤方綱按皐分澤外佩觿攸譏所謂皐分澤外者謂以皋為皐耳故馬援傳有四下羊白人羊之議非謂澤旁睪變為皐也此皆鯆鮁之類不知亂於何時然大約在東漢以後矣必非史記原本如此耳

赫　史記黥布傳賁丨上肥下赫姓名也驗今史記板本作赫不煩音讀矣此當存攷也但

唐人書赫字多作赤恐此即其字耳未知是否

奭　史記竇嬰傳有如兩宮丨將軍音赫怒也

駮今史記本作螫張晏曰螫怒也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此與婁氏所据不同應存以備考

措　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與爭門措指爭格反

索隱音迮說文迫也

今史記本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駮今說文

置也無迫訓笮音此條可据以攷說文

森　漢書百官公卿表丨作朕虞古益字

按說文森籒文嗌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玉篇作

[illegible]盖益嗌古文通也今班馬字類板本訛

溼　史記賈生傳長沙卑｜漢書律歷志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變節與濕同

按此溼字乃燥溼字其濕字乃水名出東郡入海即淪濟漯字他合切今俗體以濕爲燥溼字又以漯爲濟漯字皆非正也婁氏乃謂溼與濕同誤矣此當云隸从㬎省耳

又按溼从水㬎省聲與濕字从水㬎聲皆因㬎字得聲而形又相近此俗體所以致訛之由也㬎五合切古文以爲顯或以爲繭而說文曰或讀若唫

唫巨錦切此正與入聲緝合之部同類亦可以證唐韻入聲部法相承之所自矣

㤂　史記周紀襄王告㤂于晉

騐今板本作急此特婁氏偶見宋時板本作㤂是俗體之訛不足以入字類按急上从及其頂从人與㤂上从爪者不同何可假借

䙴　史記鼂錯傳上令公卿列侯宗室䙴議音雜集也

騐今本直作集字且如是雜字䙴特俗書之或體耳亦無煩音讀也

愚按婁氏之書若知女蚤等字不須言同者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又如古字或體不必云亦某字者今皆不具記也又婁氏所記制字作剬一條本書所不採不知何也當更博取舊本班馬字類考之